



越地文獻叢刊

〔明〕董玘撰 〔清〕董金鑑重編 錢汝平輯校

中峰集

中華書局

越地文獻叢刊

中峰集

〔明〕董玘撰
〔清〕董金鑑重編
錢汝平輯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峰集/(明)董玘撰;(清)董金鑑重編;錢汝平輯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6.7
(越地文獻叢刊)
ISBN 978-7-101-11741-7

I.中… II.①董…②董…③錢… III.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明代 IV.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91447 號

責任編輯:李碧玉

越地文獻叢刊

中 峰 集

[明]董 玘 撰

[清]董金鑑 重編

錢汝平 輯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0%印張·2 插頁·220 千字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定價:58.00 元

ISBN 978-7-101-11741-7

本書爲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課題（編號2010YWHN02）
本書由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資助出版

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越地文獻叢刊編委會

顧問 安平秋 黃霖

委員 朱萬曙 吳承學 李聖華 俞志慧 胡曉明 徐吉軍

高利華 郭英德 陳書錄 馮根堯 葉崗 壽永明

廖可斌 趙敏俐 潘承玉 錢明 謝一彪

主編 潘承玉

(以姓氏筆畫爲序)

前言

董玘（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字文玉，號中峰，浙江會稽漁渡（現屬上虞區）人，明代中期著名理學家、文學家。董玘自幼聰穎絕人，讀書過目成誦，有神童之譽。七歲時，隨父董復至雲南任所，總兵黔國公沐琮雅聞其名，求見之，因出古畫《龍》《松》，令玘題詩，玘揮筆立就。其《題畫龍》詩云：「萬里騰空性異常，生成頭角自軒昂。乘時力卷滄溟水，化作甘霖溥四方。」《題畫松》詩云：「根盤太華峰頭石，直上雲霄倚天力。蓋世長材十萬丈，一枝倒挂三千尺。」這兩首詩氣格豪邁，出語誇張，充分展示了董玘的遠大志向和不俗才華。他還在巡撫張誥座間作《題新胡桃》詩一首，云：「形象如太極，剛柔内外分。劈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明代學者張元忭云：「予觀史傳所稱神童子多矣，大都所賦詠率風雲月露之狀耳，今公是詩曰太極，曰剛柔，曰混沌中渾是仁，則非見理之奧者不能道也。詩賦云乎哉！」（《不二齋稿》卷八《跋董神童新胡桃詩》）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董玘中會元，廷試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從此進入仕途。從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到嘉靖九年（一五三〇）被誣回鄉結束仕途，共二十五年，其間回家侍親五年，實際在位只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董玘的仕宦生涯基本上是在京城度過的。歷任刑部福建司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經筵講官、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等職，終至吏

部左侍郎。

董玘一生扮演的主要是講官、太史、文學侍從的角色。他生性峭直耿介，敢於指斥權貴。剛踏入仕途，就上疏揭露劉瑾罪惡，趨炎附勢的朝廷大臣紛紛上疏彈劾他，於是被謫爲直隸成安縣令。翰林出爲縣令，自董玘始。在刑部主事任上，他不徇私情，「引法裁議，棘棘不阿」（汪應軫《明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中峰董公行略》），一切以法律爲準繩。當時刑部官員辦案用刑慘酷，而董玘卻將劉瑾所欲枉法置於死地的人多所平反。在吏部考功司主事任上，他敢於阻止上司的倒行逆施，當時吏部尚書張綏依附劉瑾，欲將各司的案卷盡焚以恣變亂，董玘極力勸止，最終考功司案卷得以幸免於火。在講官任上，他也竭誠正色，辨析經義務期啓發上心，有時犯顏直諫，竟惹得皇帝發怒。「世廟諭內閣曰：『侍郎董玘經筵內行禮先後俱無遜讓之體，其心可知。』」玘聞之懼，自是見上屏息如儀。上復謂內閣曰：「玘承諭後似加恭謹，已知省改，其令安心供職。」（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五）此處「無遜讓之體」，當指犯顏直諫。在史官任上，他也能侃侃持正，筆削嚴而有體，他在參與修纂《孝宗實錄》時，就對總裁、大學士焦芳依附劉瑾篡改史實之舉十分不滿，到修《武宗實錄》時，就立即上疏要求重新校正《孝宗實錄》。在吏部侍郎任上，他也不受請托，黜陟一秉至公，尤嚴於君子小人之辨。「有當道爲其弟監生請題作卷以代部考者，公曰：『來考則得官，不來考則不得官，朝廷法度何可廢也？』」（汪應軫《行略》）董玘律己也甚嚴，從不爲子弟親舊請托，革職回鄉閑居後，其門生徐階督學浙江，多次拜見董玘，而董玘從不以子弟親舊請托

徐階。退居十餘年，足迹不至官府，布政使、按察使之類的地方大員也難得一見其面。由於深得皇帝信任，董玘晉升很快，到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已升任吏部左侍郎，並署印。皇帝的破格恩寵引來了同僚的嫉恨，於是謠詠紛紛起矣。嘉靖九年（一五三〇）十月，董玘父親去世，得知消息的董玘立即上書請求恤典，但是剛好碰上皇帝郊天，有司不敢上報，等到皇帝批復下來，距離董玘聞喪已逾一月，御史胡明善、都御史汪鏐以此為據，公報私仇，誣陷董玘，說他戀棧官位，聞父喪而遲遲不行，當別有所圖，而以前請托被拒的同僚也乘機紛紛落井下石，以附和胡、汪的誣陷。在封建社會以忠孝治國的背景下，這樣的誣陷對一個人來說是致命的，就是說此人是大逆不道，無復人理了，等於宣判了一個人政治生命的終結。最後，董玘被革職還鄉，仕途生涯就此劃上句號。不過，董玘並未因此頹廢不振，回鄉後，他講學東山，培育人材，又建中峰書院，四方從學者甚多，學者都尊其為中峰先生。多年後，其冤終於大白天下。隆慶元年（一五六七），追贈禮部尚書，謚文簡，這等於在其死後給他平了反，雖然這個平反遲到了二十多年。

董氏是明代嘉靖時期有影響的理學家。其治學以四書五經入手，在精研朱熹傳注基礎上闡述自己的主張，其為學雖然未能開拓新境，但平實妥貼，不出矩矱之外。他的外甥汪應軫對他的學術思想知之甚深，評價也最為合理：「為學以精思實踐為主，尤多所自得。公雖博極群書，而自輕自著述為非，故論學多本先儒，不為異說以惑世。」這個評價最能揭示董氏治學的個中三昧。總之，董氏為學重在述而不在作，雖然無多發明，但平實穩健，也頗能得學者的認同。董氏的這種治

學路子，可能來自其師章懋的影響。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董氏求學於南京國子監，師事國子祭酒章懋，達四年之久。現存《中峰集》中有董氏與章懋書信數通，均是論學之語。黃宗羲評價章氏治學有云：「其學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澈，望之龐樸，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明儒學案》卷四十五《諸儒學案上三》）其實，這個評價移來說明董祀的儒學思想，也是很恰當的。

正是這種一本先儒之說，力求平實穩健，而不為異說以欺世的為學主張，使得董氏與其同時代且是同鄉的王陽明的力求新異的心學主張格格不入。明沈束《董中峰先生文集序》云：「而與陽明子議論又多微密，非常人所得與聞。」可見董氏與王守仁頗有論辯，但現存集中卻沒留下多少兩人論學之語，或編刻者因其兩人論學主張格格不入而故為刊落歟？董學和王學有根本不同，董氏是恪守師承，規行矩步，而王氏卻獨闢蹊徑，自創新說。

董氏十分強調君子、小人之辨，這是他一貫的主張。嘉靖五年（一五二六）他主考會試時，就以之作爲選拔舉子的標準。他在《會試錄後序》中說：

宋儒朱熹嘗推《易》之理以觀人，謂凡陽之類必明，明則易知，凡陰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其人之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洪忍詭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固無要於此者。愚以爲考之於言也，亦然。嘗試觀古人之文，凡所謂君子

者，其爲言也，有弗明白正大而暢達者乎？其或反是，則溴涇詭怪閃倏狡獪之情狀，形之乎文，亦自有不可掩者。使司考校者執是說而求之，其於因言以知人也，亦何難之有？

他認爲，從一個人的言論和文章中，可以看出此人是君子還是小人。因爲根據《易》理，凡陽之類，必正大光明，而正大光明就易於爲人了解；而凡陰之類，就污濁詭怪，而污濁詭怪就機心難測。君子、小人於此一目了然。而言爲心聲，此理施之於一個人的言論和文章，亦然。所謂君子之言之文明白正大，暢達自然，而小人之言之文則奸詐百出，情詞閃爍，這兩者之間的本質差別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掩飾的。如果考官能以此原理來舉拔人才，那麼人才怎麼會從你手中漏走？因此他在文章中極力強調君子、小人之間的區別。蓋董氏立身剛直，廉介自持，對小人、僞君子之流深惡痛絕，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在歷史上，董祀更多的是以文學家的身份出現的。其門生唐順之編選《中峰文選》時，側重的也是他的詩文，故其《廷試策》《經筵講章》《日講直解》之類的應用文字多被擯落。董祀深於經學，其爲學也一本先儒，不爲異說，故其詩文與其經學一脉相承，法度森嚴，規行矩步，帶有明顯的經學意味。董祀的文章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經師之文。明代學者沈束評價其文「雖不務奇麗鏗激之聲，而雅飭浩蕩委曲精緻則一時文人少有出於其右者」（《董中峰先生文集序》），可謂知言。

董祀的文章雖然總體上樸淡深奧、雍容紆徐，但他的詩歌卻有一些抒發性靈之作，尤其是五絕寫得頗好。比如《湖山春曉圖》：

湖上見碧山，曉來淨如澡。不因喚起鳴，未知春意早。

這首詩意境明淨，詩意生動盎然。詩人清晨被鳥鳴叫醒，看到湖邊群山披綠，如同洗過一樣明淨，詩人的心境之好可想而知。又比如《梅窗讀易圖》：

兀坐四山靜，柴扉曉半開。梅花忽橫戶，獨識一陽回。

這首詩的寫作手法與上一首如出一轍，都是從第三句橫生枝節，出其不意，給人驚喜。詩人在山中的陋室讀《易》入迷，四周寂靜，柴扉半開，一派閑靜瀟灑的風貌。驀然之間，一枝梅花伸入窗戶，山中不知年的詩人這才發現快要春回大地了。

現將董玘文集《中峰集》的版本情況介紹一下。據筆者所知《中峰集》現存七個版本：一、《中峰文選》六卷應制稿一卷，唐順之選，明刻本，現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此本是現存董玘文集的最早刊本，現存各本大致均從此本出（簡稱六卷本）。二、《董中峰文選》十一卷，明王國楨閩刻本。國家圖書館、台北「中央圖書館」均有藏，此本刊刻晚於六卷本，是在六卷本的基礎上考訂訛誤重新編排而成的（簡稱十一卷本）。三、《中峰文選》三卷應制稿一卷附錄一卷，明刊本。此本極為罕見，據筆者所知，惟台北史語所藏有一本（簡稱三卷本）。四、《董中峰先生文選》十二卷，清康、雍之際抄本。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簡稱十二卷本）。五、《董中峰公文選》三卷，清嘉慶稿本。此本殘，現藏紹興圖書館（簡稱稿本）。六、《董中峰先生文選》，清抄本。此本亦殘，現藏紹興圖書館（簡稱抄本）。七、《中峰集》十一卷首一卷附錄三卷，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董金鑑刻取斯家

塾本。此本傳本較多，國內圖書館多有收藏，是比較易得的本子（簡稱董氏叢書本）。董氏叢書本亦有初印、後印之分，後印本文字有所校改，附錄內容更爲豐富。總而言之，關於《中峰集》的版本，唐順之編選的明刊六卷本是諸本的母本，現存各本均從此出。而王國楨校勘的明刊十一卷本是流傳過程中的重要刊本，現在通行的董氏叢書本承襲了其分卷編排的遺軌。而董氏叢書後印本內容最爲充實，校勘亦精，今即以紹興圖書館所藏董氏叢書後印本爲底本，參校上述各本，擇善而從。在整理過程中，也發現董氏的一些佚文和資料，故在書末以《佚文補遺》《資料補遺》爲名將其補錄，讀者鑒之。

筆者無意於過分拔高董氏的成就，但是無庸否認，董玘是明代嘉靖時期著名的理學家和文學家。用現在的標準來看，他也許算不上是明代第一流的人物，但是其在明代中期的理學界和文學界有較大的影響，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因此，整理《中峰集》、研究董玘，也不可謂毫無意義。筆者於明代理學和文學素無修養，對其歷史背景也知之甚少，只是由於近期整理《中峰集》，洛誦其文集數過，遂將一點粗淺體會述之於上。謬誤在所難免，敬請學者方家不吝教正，將拜百朋之賜焉。

整理凡例

一、本書的整理工作，重點在於標點，并儘量改正訛誤，輯補佚文，兼及版本的考訂。

二、本書以紹興圖書館藏董氏叢書後印本爲底本，參校以中山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等所藏諸本（詳見前言）。凡底本有訛、脫、衍、倒者，據他本校改。

三、本書一般不考證史實，但他書所載本事有助於考訂者，間就見聞所及，附注於後。

四、對避諱字徑予回改，不再出校。

五、本書用通行繁體字排印，但對容易引起歧義的異體字則予以保留。

中峰先生文選序

《荊川集》題「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今改從唐選本標題。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之表。氣轉於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鉅釘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

「一」別爲，六卷本二字無。

種臃腫倨^(一)，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雜^(二)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三)，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詭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爲若此。然今之爲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思近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余。思近豈亦以爲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四)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爲考官時所取士，思近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嘉靖壬子仲春望日武進唐順之應德序。以上十六字據唐選本增。

〔一〕倨，十二卷本作「窘」。

〔二〕雜，其他各本均作「離」。

〔三〕澀，十二卷本作「屈」。

〔四〕陋，十二卷本作「樸」。稍，十二卷本作「能」。

董中峰先生文集序

依《家譜》校。

吾邦之達者，何下數百輩，而以陽明子、中峰子爲稱首。若中峰子者，蓋不在甘泉湛氏下，衆所知也。而與陽明子議論又多微密，非常人所得與聞。故中峰子獨以文稱，而道學之詣人或未之知也。然文以鳴道也，因其文可以知其道，而寓聖道於千載之下者，未嘗有外於文也。中峰子，束之通家也，祖父與公考太守公爲莫逆交，以兄弟稱也，故知公穎悟之至，好學之篤，有超於常類者，莫有過於束者也。公自幼溫純，寡言笑，十六七時，箴以自警，以聖賢自期待。及冠，字以文玉甫，而夷考其行，實無愧於命名定字者也。故其爲文雖不務爲奇麗鏗激之聲，而雅飭浩蕩委曲精緻《譜》作微則一時文人少有出於其右者矣，自非有得於素養而能然乎？斯集中散失頗多，未窺其全者，荆川唐先生嘗彙之，束復叙以申其意，實皆親炙公之教者也。公實知束之素，而束蓋知公之晚，每懷自愧《譜》有於字心。若夫邃然古雅，鏗《譜》作卓然勁節，有公行狀在，不列於序內。附詩一首以見志：

會稽山色稱奇絕，漫《譜》作湧翠千重敷，《譜》作奔海涯。五雪參天寒透骨，孤峰獨出凝霜姿。江湖浴日浮清漠，丹花綠葉紛參差。飛毫動色何足數？千歲文章今可睹。霞光遙挂碧空長，倒映湖山誰作伍？萬丈東南擎玉柱，分明彩筆懸今古。東流時吐洗墨紋，一揮直壓天下雄。

含輝不與當時競，坐月傾杯怡吾衷。花爛石門深鎖處，星河疏影寒鏡《譜》作魄中。慨然微諾寄知己，流漸無《譜》作漸欲盡情難止。幾經《譜》作尺枯桐鳴古調，修篁露落空階尾。山川不改當年舊，鎖盡雲霞歸汗史。

嘉靖丙寅六月初十日晚學沈束頓首拜書。